

红的天使

叶灵凤著



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主编 吴士余 臧建民

策划 陈鸣华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的天使/叶灵凤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ISBN 7-80646-874-9

I. 红... II. 叶...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6755 号

责任编辑 李国强

装帧设计 姜 明

书 名 红的天使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 编 200020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hwenyi.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

插 页 1

字 数 231,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7-80646-874-9/I·486

定 价 2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918322

作家文库·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总序

◎

吴士余 臧建民



文学是合着时代节拍的形象书写。人们常常将它视作社会与人生的审美记录,作家对生活体验与思考的写真。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生,构建着互动式的关联。无论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制导,还是作家个人化书写的追求,人性的、情感的、欲望的体验与审美,总离不开直面人生,离不开对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态与生活真相的真实叙事,由此,文学给人一种人生启示,一种审美想象。五四新文学是如此,当代文学书写亦然。多元的文学形象以它独特的魅力构建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它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昭示了中国文学精神的探索、积淀与成熟。

若把中国文学创作置放在历史的坐标上,不难发现,20 世纪的 30—40 年代、50—60 年代、80 年代曾出现过三次文学高潮,文学发展的周期性常常与社会变革和转型同步。处在这个历史坐标上,上海作为文学创作中心之一,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尤其是作为现代都市的上海,其包容性、开放性以及注重书写个体性的文化传统更是构建了上海文学独特的海派风格。当上海融入世界国际大都市行列之际,文学书写会洋溢着新的活力和文化张力,它将作为当代性文化的一翼呈现着持久的魅力。由此,策划、出版《作家文库》则是上海作家和上海出版人不容推辞的责任。

当然,编撰《作家文库》不同于 1930 年代赵家璧先生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它无意构建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创作史,不拘泥文学



的经典与前卫,也不刻求作品的史诗效应和完美的审美艺术欣赏价值,不充当评判者将作品视作社会政治变革与思想启蒙的派生物,只是希冀通过作家的文学创造力和个人化叙事展示不同时代的作家群体汉语书写风格以及他们对文学传统承继与创新的自觉。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当下,出版物毕竟要寻找较广的读者群,适应大众的阅读体验,因此,编撰、策划《作家文库》要注意自身的市场消费效应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思维向度。有鉴于此,编入《作家文库》的作品将顾及文学书写的诸多文本(如小说、诗歌、散文小品、理论等)和多样化的文学风格,既关注前卫的文学探索,也不偏废青春、网络的书写文本;文学经典与大众阅读兼融,名家与新秀共存,通过主题性的书系(如“中国通俗小说书系”、“新生代作家书系”、“上海纪事”)编撰,展示中国作家(尤其是上海作家)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文学书写的本色,以及作家对人文精神的多元化审美追求。

我们相信,经数年努力,在上海拉开世博会序幕之际,《作家文库》将向海内外奉献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硕果。

2005年10月

前言

杨 义

进入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曾经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观念革命,在这场以“五四”为标志的文学革命中,中国传统那种文史混杂、文笔并举的“杂文学观”,彻底让位于当时从西方传入的,以承认文学价值独立为主要特征的“纯文学观”,并在一种启蒙主义的旗帜下,全面改写了受传统观念支配的文学史叙述和文坛秩序。也正是在这场革命中,在传统文化中一向处于低位的小说、戏曲,一跃摆脱了它的通俗地位,获得了与诗文一样的文坛正宗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革命虽然提升了小说、戏曲的地位,却并没有取消人们文学观念中高低雅俗的对立。尤为有意思的是,也就是在作为传统通俗文学代表作的《三国》《水浒》,在胡适、鲁迅一系列著述中得到空前评价的同时,作为这一文学传统的直接继承的章回小说,却被贬为“旧派”,在一种新的新/旧、雅/俗的对立秩序中,被放逐到了新文化的下层和边缘。因而,在以新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史叙述中,所谓“旧派通俗小说”,很长时期以来,所处的一直是一种被批判,或被有限承认的地位。

这种局面的造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一方面,由于其所从衍生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通俗小说”始终未能完全割断与文化传统中较为保守的一面的联系,它的基本格调,它的叙事模式,承载



了过于沉重的旧文化信息；它的商业化生产方式，它对文学娱乐功用的过度张扬，又使它与近代市民社会文化平庸的一面结下了很深的关系；另一方面，新文学的“横的移植”特性，也使它价值判断，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某种新的倾斜。说透了就是，通过文学革命获得现代“纯文学”正宗地位的小说、戏剧，除了在文学史的领域内外，其实指的主要都是来自西方的新东西，新文学价值观在中西、新旧、雅俗，这几对矛盾的概念间的，实际发生的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纠结。而这从根本上也和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反传统思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显而易见的是，新文学早期对于旧派通俗小说的批判，在现代文化转型中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合理性、必要性；然而，在今天看来，这一批判的另一面，或许也多多少少有一点低估了它可能具有的正面意义，抑制了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层面的可能，以及中西文学叙事方式融合成熟的历史过程。因为，即使是撇开这些小说思想内容中可能具有的积极面不说，仅仅就形式而言，它也自有其值得深入研究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较为成功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作者对民族和民众审美心理的稔熟和了解，或许正是许多新文学作品所缺乏的。像老舍、赵树理、张爱玲等作家，更不必说台港的金庸、白先勇等作家，都从传统文学甚至民国通俗小说中获取了弥足珍贵的审美启示。连茅盾的《子夜》直到《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叙事境界，也与取法传统章回小说的描写笔墨，存在着深刻的关系。

然而，说到底“通俗小说”毕竟还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现象，而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发生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应低估的。譬如五四时期备受抨击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民国初年直到“五四”新文学兴起的一段时间里，就曾占据了文坛很重要的地位，而像李涵秋《广陵潮》，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一类的谴责小说，所发挥的社会影响，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类作品沦至末流，自然有许多可加批判的东西，其媚俗，其庸滥，其冗长，其松散，都足败坏阅读口

味,但就其精彩的一面而言,也有许多引人动情、启人思考的东西。尤其是,它们在叙事技法上的某些新尝试,更给现代小说走向它的更为成熟的形态,积累了积极的经验。

“五四”时期,经过新文学作家 1919 年,1921—1923 年对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两次批判,这类小说似乎大有被逐出“文坛”的趋势,然而,这只是就新文化阵营和新文学“文坛”的情况而言,由于植根于本土文化,又比较贴近大众文化趣味,在社会文化的中下层,尤其是在市民社会,它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而它的实际发展过程,又与新文学的发展之间开始发生一种双向渗透的复杂过程。20 年代后期,在张恨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分别将通俗小说中的言情、武侠两路推向成熟的同时,分别继承了中西文学传统的历史演义、侦探小说,也在蔡东藩、程小青的笔下结出了硕果。而在整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分别以北京、天津和上海、苏州等地为中心,通俗文学南北互动,相促相生。李涵秋、张恨水、周瘦鹃、包天笑、徐卓呆、赵焕亭、刘云若、顾明道、还珠楼主、秦瘦鸥、郑证因、白羽、王度庐……一连串名字,贯连起的是一部部给民众生活带来无数快乐的通俗小说的畅销不歇。受到新文学批判、挤压的通俗小说,在发挥着传统写法优势的同时,也在悄然向新文学学习。也正因此,我们就既读到了像《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这类笔法诡异奇绝的超现实梦幻描写;也读到了像《啼笑因缘》《金粉世家》这样可资雅俗共赏的作品。而与此同时,不同程度认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新文学小说,也在悄然向通俗小说学习,而这只要提一下 20 年代的张资平、叶灵凤,30 年代的徐訏、无名氏,以及 40 年代解放区文艺中的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们就会有深刻的印象。

从古至今,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已经走了三步。第一步,是“杂文学观”的时代,其特点是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其存在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年代;第二步,是“纯文学”的时代,其核心在承认文学的独



立价值,这一时代从20世纪初我们接受西方文学观念起,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主要的影响力;第三步,是“大文学观”的时代,它是一种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蕴含着综合思维的形态,既汲取了“纯文学观”的实践结果和理论长处,又试图在看取广阔而丰富的人文存在的基础上,超越在文学“提纯”过程中对文学与整个文化浑融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的人为阉割;这个时代随着新世纪才刚刚开始到来,虽然影响还不及前两种形态,但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所决定的新文学观的发展方向。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文学三世说”。在这种观念看来,文学观念的进步,必然促动人们在看雅俗问题时,取一种更宽容、更辩证、更有益于良性文化生态形成的观点。无论是从满足有民族文化特点的叙事审美心理的角度看,还是从适应正在到来的都市时代市民文化的多重需求角度看,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积极的启示。重新阅读它们,也就不能只看作一种赏心悦目的文化消闲,而更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反刍活动。当此之时,推出这套《中国通俗小说书系》,必将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2005年7月

目 录

未完成的忏悔录

193

时代姑娘

077

红的天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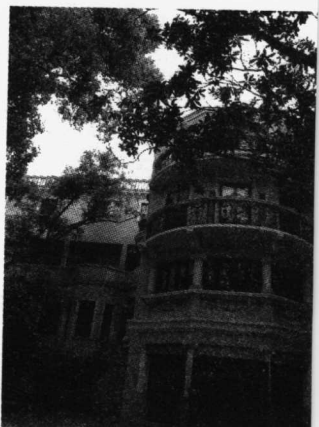
001

红的天使

初经忧患的人，他的神经的感受性是敏锐的。

此刻淑清的神经便是这种形式中之一。

她此刻虽然已经明了这事情发生的原因，这主动者是谁，但是批判的能力已经消失，她只意识到婉清死了，健鹤入狱了，自己和健鹤吵过了，自己受过了树藩的引诱，但是她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究竟该哭还是该笑。





第一部 | 恋

“能看到这样的奇景，总算不辜负这一次的海行了。”

“我们不仅要从太阳上面鉴赏他的美丽，同时我们也该看他是一个活跃的充实的生命的象征。你看，这红色是多么光明啊！”

“这正是象征一个人的一生：少年时代的热情是进取的，年岁一大便慢慢地软化了，所以，你看，刚自海上浮起的太阳是这样的红，但是不要到正午，便渐渐地白化了。这正是现代青年的一个象征。”

“淑妹，你怎讲出这样的话？”

“这何必生气，我是讲了玩的。——快看，晓雾中的水鸟是多么美丽啊。”

淑清拍了一下同她并肩倚在船舷上的表兄健鹤的肩部。

灰红色的晓雾中，一大群水鸟迎了船舷飞翔着；近处是白色的，远处的都渐渐地成了黑色的暗影。刚升的太阳透过晓雾在远处的水平线上浮着，一个红色的半轮形，一面转动着一面向上



移动，刺目的光芒不时像利箭一般地从雾中透出，似乎在猎猎地发响。

一丝风也没有，海水像昨夜的好梦还未醒一般地只有些微的喘息，东天太阳的升处，海面上一道红色的反射，正是一方珊瑚与水晶组成的极美丽的碎锦图案。晨光射着，迎了朝阳直驶的船身和船舷上倚着的一对人的面部和衣襟，都半个浴在金红色的光芒中。

海鸥凌乱地从船头掠过，两人对着朝阳初升的海面静默地看了好久，淑清感到了破晓中海面上偶尔有的一两阵海风的清寒。

“健哥，我觉得有点冷，我们进舱去罢。”

“也好，我们进去喊婉妹起来。”健鹤扶了淑清从甲板上下去。

一点人声也没有，全船的旅客大半在好梦中未醒，肃静的海面，只有顿挫的机声和船头破浪的低碎的声音，迎着朝升的太阳缓缓地前进。

二

二十五岁，为了社会与恶势力搏斗着的丁健鹤，是一个不愿旁人问到他家庭历史的青年。恃了年富力强的身体，以巨大的代价从社会上换来的人生的经验，藉着一枝笔，他便靠此在几百万人口的上海胡乱地写一些文章维持着他个人的生活，余下的时间便从事他所热心的工作。

阶级的铲除，缚束的解放，高压下的挣扎，群众的幸福，幸福的世界，一个极端的实现的改革者，同时也几乎是一个可笑的梦

想者。

这一年的夏末，一九……年的夏末，因了同志的委托，他便从多年不曾离开过的上海到了他童年时代的北京来调查一件运动的成绩，黄色的宫墙，蔚蓝的天空，许多少年时代的梦境都从他久忘的心上醒起，因了人地生疏自己很感到不便同时也未免会惹人注意的原故，他在西河沿的一家客栈中住了几日，将所负的委托接洽得有了一点头绪之后，便去探望他多年不通音讯的一位舅母宋氏。小时舅母是极钟爱他的，舅父是早去世了，此刻年近五十的舅母是带了两个女儿在娘家住着。健鹤去了几次之后，随意的闲谈引下了舅母不少的老泪，拨动了彼此的旧情，于是因了舅母的殷勤，同时也为了自己的心愿，几日之后健鹤便从客栈里搬到了舅母的家中。舅母是有家产的，舅母的娘家也是有名的富室，北京的房屋又不像上海那么狭小，这当然一切都不成问题。

白天里借了来游历的名在外面奔走自己的职务，晚间便在明亮的灯下陪了舅母和着两位表妹闲谈，热心社会改革的健鹤，虽然始终是诅咒着家庭，这时也忍不住对于自己的诅咒起了动摇。

三

二十岁的表妹淑清，一切女性的优点都到了成熟焕发的时期，正是一朵初放的红玫瑰，十五岁的婉清和她的姊姊比起来，正好像含苞中的一枝蓓蕾，一切的将来都还蕴蓄在大自然的迷谜中，只待着春风的钥匙的启发。

淑清是京师女子学堂的文科一年级生，婉清还在附中的高



中一。两人因了无隙不入的时代潮流的激荡，各人对于这古沉的旧都，闷塞的空气，军阀政客的高压缚束，不觉都起了一种不自已的反抗，渴望着想另换一个地方，吸一口清鲜的空气，脱离这灰黯沉闷的北京。

健鹤虽然是不重修饰兴趣别有所寄的一个青年，但是因了他热烈的情绪，丰富的情感，他偶尔所写下的一些文章淑清又早已读着了的原故，于是在她们眼中，他的来临实在是出乎她们意外的一个喜乐。

亲戚的关系，年少的热情，世纪的苦闷，两性间神秘的感应，几日之后，这三个从小未谋过面的男女，彼此的心上都不由地起了一种亲切的共鸣。

“健表哥，你真不知道生在这时代的女子，处在这样的境地。受着这样的教育，一想起了对于人生和前途每不知要起怎样的一种渺茫。”

“还有自身的幸顾，——可是，姊姊，表哥哥来了，你正不必再愁你的孤独，再骂我对于你的不了解了。”

“小东西，你少要得意……”

“是的，生在这时代的青年，这过渡转变中的时代，我们实在是注定的只好做毁灭工程中的牺牲者，但是我们至少也该做一个比较有意义一些的牺牲——婉表妹，你的时候还没有到，早迟也总有你呼喊的一天哩！”

“我希望这一天终不要到！”

四

生性好动的健鹤，他只知道以他的信仰为他生命唯一的寄